

江湖夜雨

著

捶碎红楼，并非全盘否定《红楼梦》，
而是捶碎虚浮变形的红楼幻影，还原
《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和真实价值。



捶碎红楼

1

教育出版社

127.411
33



垂
石
樓

江湖夜雨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捶碎红楼/江湖夜雨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309-5054-8

I. 捶… II. 江… III. 红楼梦—人物形象—文学研究
IV. I 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73903号

捶碎红楼

出 版 人	肖占鹏
作 者	江湖夜雨
责任编辑	田 昕
装帧设计	弘文馆·许 鹏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6开 (670×1010毫米)
字 数	140千字
印 张	14.375
书 号	ISBN 978-7-5309-5054-8
定 价	23.80元

自序

又逢夏日炎炎，芭蕉冉冉之时，江湖夜雨偶得小暇，且翻唐诗来解闷，以消此永昼。读到李太白“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之句，不觉逸兴横飞、热血沸腾，也想邯郸学步。但黄鹤楼一时是捶不着的，就算飞到武汉，我也捶不碎，就算我能捶碎，我也赔不起。就算我赔得起，那也不成，那我不成了恐怖分子了？何况太白也只是说说而已，老黄鹤楼也不是他弄毁的。不过借此兴头，江湖夜雨却突发一奇想，意欲捶碎红楼。

听得此言，恐怕不少人会有《天龙八部》中少林众僧听鸠摩智夸口兼通七十二绝艺时的感想：“此人大言炎炎，一至于此，莫非是疯了？”

然而，江湖夜雨说这话时，虽有三分酒意，但绝不是胡言疯语，而是有感而发，有备而来。所谓“捶碎红楼”，并非将《红楼梦》一书全盘否定，而是捶碎那个已是虚浮变形如在哈哈镜中的红楼之影，还原《红楼梦》的真实价值。

如今的《红楼梦》，高高立在文学“神坛”之上，众红学家们七嘴八舌，将《红楼梦》说得既神圣、又神秘，字字谶语，步步机关，简直就是《七侠五义》中襄阳王的铜网阵，大伙儿进去就全找不着北了，一不留神，就被打着“红学家”牌子的大叔大爷们领到茄子地里去了。正所谓“反认他乡是故乡”，对于原本真实正常的《红楼梦》，对于《红楼梦》最精彩的部分，却读歪了。其实，读红楼用不着那么多人来“接站”“导游”。别听那些红学家们说什么“考证正是游山的向导”，其实某些“红学家”专门领你到“购物场所”，那儿卖的全部是他们自己的“货”，有的甚至和《红楼梦》都不沾边儿。

而且，《红楼梦》虽然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精妙之作，但也仅仅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小说而已，有那么神圣吗？有那么神秘吗？《红楼梦》

也不可能通篇上下毫无错谬之处，全是“胜笔”，一点败笔也没有。在思想性上，依江湖夜雨看，《红楼梦》更远不像人们夸赞得那样伟大，《红楼梦》中的思想，从内到外透着病态，她的积极意义远不如《水浒》《三国》《西游记》这三大名著。

俗话说，恋爱中的人都是傻瓜，又道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因为一旦为之着迷之后，判断力往往就丧失了。好多红迷甚至红学家都沉迷于《红楼梦》中，对《红楼梦》和曹雪芹达到无比崇拜的地步。听说某红学家自己的生日不过，夫人孩子的生日也不记得，却每年都要在家里给曹雪芹“过生日”，所以在这位老先生的笔下，曹雪芹自然是集“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哎哟，这一口气说不过来）于一身，近乎超凡入圣的人物。

余英时先生曾说，《红楼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李田意先生也说，“斩不断，理还乱，是红学”。诗人邵燕祥写过一篇文章，说《怕谈红楼》。想来即使有些没和《红楼梦》“谈恋爱的”饱学鸿儒们，也多半爱惜羽毛，不失身份，“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人家可不来趟“红学”这潭浑水。而江湖夜雨，可谓“本在污泥里，何惧染尘埃”，说俗点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故出狂言，想将《红楼梦》拉下神坛。在本书中，主要想说这样几个问题。

一、还原曹雪芹的真实形象

曹雪芹的形象现在远远被夸大，似乎已是文坛圣祖，众人只有跪在他老人家面前夸奖的份儿。当今之世，几无完全神圣之辈，孔夫子都一度被踩到脚底下，李白杜甫也可以随便调侃，唯独曹雪芹先生却是“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一付凛然不可犯的样子。其实曹爷爷这样待在神坛神龛上也挺不舒服的，还不如让他下来歇会儿。孔子都说：“寝不尸，居不容。”整天一脸神圣难不难受啊？

二、还原《红楼梦》的真实价值

《红楼梦》从开始毁谤之多招，到后来走上神坛，实在大起大落，命运多蹇。践之于污泥浊水固然可恨，而奉于九天之上亦属不当。现在的众多人们，把《红楼梦》夸了又夸，谀词如潮，曹雪芹又不是星宿老仙，假如他老人家真能听到这些奉承话儿，恐怕也会赧颜谢绝。

三、对于后半部情节的探讨

《红楼梦》后半部内容的探讨，也是红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但江湖夜雨觉得，红学家们考证出来的曹雪芹原作思路，就思想性、艺术性而言，未必胜得过现在通行的程高本续书。其中道理，后面将详说。

四、重评《红楼梦》书中的几个人物

前面说过，好多人哪里是在评《红楼梦》，简直就是和“红楼梦中人”在谈恋爱，热恋中的人哪能冷静地分析人物？当然统统妙极啦！美极啦！全部OK顶呱呱！情人眼里，皆是“西施”。于是，《红楼梦》中人物，老一点的荣誉称号有“封建社会叛逆者”（黛玉、晴雯一千人），时髦一点的有“理财专家”“管理学家”（凤姐、探春一千人），对众女儿们的痴爱，未免都过于拔高了。有道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没有点毛病？圣人先哲也不例外，大观园的女儿们更是如此。但正是因为评者在“热恋”中，所以对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都选择性失明。因此，很有必要跳出圈外，才能够看得清多面立体的每个人。

五、重评《红楼梦》中的诗词

江湖夜雨当年对《红楼梦》中的诗词崇拜得五体投地，然而，现在通读了《全唐诗》之后，才觉得“诗必盛唐”这句话说得十分有理。当

年迷恋《红楼梦》中的诗词却正应了书中林妹妹的那句话：“因不知诗，所以见了浅近的就爱。”“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红楼梦》中的诗词是不错，但绝不是说篇篇都好，像过去夸得那样好。所以嘛，江湖夜雨重新评一下，好的自然还是好，不好的我们也不必文过饰非。

六、驳某些“红学家”之怪论

红学之中，历来是非多多，以致有人说红学是“吵架学”，有人说红学是“鬼学”。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正是因为某些“红学家”捕风捉影，自行构造出不少“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的故事来，却坚称是曹雪芹的原意，这才算“能解其中味”，其实曹雪芹倘若复生，也必将为之惊诧哂笑。这些红学家或者真的走火入魔，或是哗众取宠，误导众生，遗祸非浅。

江湖夜雨深知《红楼梦》是一部千古来少有的优秀小说，自己活上八辈子也写不出来，也知道“红学”中的水很深，素有“文学黑洞”之称，据传有“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之说。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言语中的唐突之处，各位红学家们千万别生气。你们都是大家大儒，年纪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吃过的肉比我看过的猪还多，莫与小辈一般见识。说实话，好多的学问都是江湖夜雨看你们的著作学来的，我心中对你们是无比尊敬的。

江湖夜雨原来也曾非常痴迷于《红楼梦》，小时候家里管教甚严，四大名著中唯独禁止看《红楼梦》（家长的理由是有“少儿不宜”的情节），虽然当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可笑的是，在我家里《红楼梦》却还是“禁书”。唯一开放给我看的就是那本《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蔡义江先生著）一书，记得就是这本书，带我走进一个痴迷颠倒的红楼世界。虽然当时此书中有好多政治套词，比如阶级分析之类的观点（1979年的版本），但《红楼梦》的魅力已让我如醉如痴，本来就喜欢唐诗宋词的我，一见到《红楼梦》的诗词后，更是一下子被迷住。可谓

“向来痴，从此醉”。由于不让看红楼梦的全本，我只好从这本《红楼梦诗词评注》中猜测揣想书中的一些情节，这感觉酷似“红学家”们凭借“脂批”探究八十回后佚稿的情景。呵呵，谁能想到在1988年左右，居然有一傻小子凭借一本《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来“空劳揣想”《红楼梦》的情节？

如今回想起来，可笑可叹亦复有趣。光阴荏苒，江湖夜雨不觉三十已过，浮生匆忙，为利熙攘，《红楼梦》一书未免束之高阁，任其架上生尘。近几年，遍读《全唐诗》《资治通鉴》诸书，看尽历史上的风云变幻；又参悟老庄等书，明白了天人化生、万物滋长的要道（`^`似乎是东方不败语），再来读《红楼》时已觉物是人非，无复当年的激情。虽然不至于如同琼瑶小说中江雁容再见康南时那样无比失落，但脱离了沉迷其中的痴狂，平心静气地看去，倒是能更加深刻、更加清晰地读出不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东西。

好多时候最复杂的谜却被最傻的人解开，皇帝的新装为小儿叫破，不懂棋的虚竹却解开玲珑怪题，不识一字的石破天却能破解侠客岛谜图。所以嘛，江湖夜雨喝上两碗酒壮壮胆，跑过来对着《红楼梦》捣几拳，说不定还真能捣在“红学”的罩门所在。请各位有钱的捧个钱场（买书），没钱的捧个人场（看帖）。曹雪芹先生自己就说《红楼梦》是“喷饭供酒”来的，如今江湖夜雨也来胡闹几场，大家索性多喷些饭，多喝些酒，乐一会子罢。

江湖夜雨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目錄



自序

第一编 揭掉曹雪芹的外衣／1

曹雪芹先祖的发家史／4

曹雪芹其人其貌／6

曹雪芹果真身通百艺／14

第二编 病态的红楼／19

摘下《红楼梦》『头上』的诸多光环／21

《红楼梦》的病态情结／27

浓重的宿命论思想／39

晴雯：尖酸刻薄招人怨／24

妙玉：居朝市而念山林，一般俗气／32

贾迎春：因为善良，所以懦弱／40

贾琏：仅是些风流罪过／46

尤三姐：出来混，迟早要还的／55

警幻仙姑：警幻还是迷幻／162

第六编 重评《红楼梦》中的诗文／167

浅近直白，一览无余／169

雕琢纤巧，琐碎拘谨／175

因袭古人，未见出新／180

敷衍铺陈，生搬硬套／188

第七编 驳某些『红学家』之怪论／197

驳霍国玲女士／199

驳刘心武先生／207



第三编 红楼艺术上的瑕疵/43

人物年龄的混乱/46

人物设置的混乱/47

地点设置的混乱/49

情节设置的混乱/51

语言设计的不当之处/53

对《金瓶梅》的『抄袭』/55

第四编 后四十回真的是续貂狗尾~/57

『半部名著』现象/60

《红楼梦》后半部的『难写』之处/61

《红楼梦》其他续作之滥/65

红学家们探佚得出的『真本』远优于续书吗~/68

第五编 重评《红楼梦》中的人物/85

宝玉：惫懒无用的寄生虫/87

贾探春：无耻的权欲狂/105

赵姨娘：被刻意妖魔化的女人/120





第一编

揭掉曹雪芹的外衣

里三层、外三层的诸般衣帽其实并非是曹雪芹自己愿意穿的，而是后人按自己的意思胡乱给人家套上去的。江湖夜雨要揭掉曹公的外衣，就是要揭掉这众人附加上去的外衣。

有人看到这个题目，可能心里大为不爽，曹公的铁杆粉丝更恨不得将江湖夜雨揪过来，饱以老拳。然而，众位息怒，此处江湖夜雨只是想揭掉曹公的外衣而已，并非要扒曹雪芹的皮。而且这里三层、外三层的诸般衣帽也并非曹雪芹自己愿意穿的，而是后人按自己的意思胡乱给人家套上去的。

“红粉”们都知道，早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就非得让曹雪芹穿“崇祯皇帝的素”，弄来一身白盔白甲愣是给曹公套上了，估计曹公要是活着也肯定会给吓死，“反清复明”？那是多大的罪过啊，比诽谤朝廷还要严重，够诛九族的了。然而，这“白盔白甲”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直到现在还是有人硬说书中的秦可卿就是崇祯。依江湖夜雨看，他俩相同的地方只有一点——都是吊死的，除此之外毫无相同之处，说秦可卿像崇祯，如同南海鳄神说段誉长得像他（只是后脑勺像）差不多的可笑。但就有人如煮熟的鸭子一样——肉烂嘴不烂，你如之奈何？“反清复明”这事似乎敲砖钉脚，再也解脱不开。

到了“文革”时期，万马齐喑，不但当时的作家几乎全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就连孔孟之辈也逃不了干系，《水浒》也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面教材。当时的中国文坛就像股市中遭遇超级大熊市，大多数文学名著都被灰头土脸地打到跌停板，扫进垃圾堆。而《红楼梦》却奇迹般地不但没有被批，反而一路飘红，“连拉涨停板”，实在罕见。其实真要抓《红楼梦》中的“辫子”，也多得是。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红楼梦》被解释成阶级斗争史，是一部反封建的战斗性作品。曹雪芹也给披上了列宁服、中山装，套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按当时的说法，薛宝钗和林黛玉不但是“情敌”，而且是两个阶



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薛宝钗是剥削阶级的代表，林妹妹则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曹公要是有知，肯定啼笑皆非。但这种思想似乎直至今天尚有残留，比如有些比较正统的书上还是说：《红楼梦》通过反映贾府的衰落，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规律云云。要我说，这还是按住曹公的手，不让他脱那身中山装。

近几年，往曹雪芹身上套衣服的倒是少点了，但他老人家还是一点也不肃净。除了有的红学家把前面说过的那一大堆“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的奖章拼命往曹公身上挂外，还有一老大妈愣是塞到他手中一包据称是“秘制丹砂”的毒药，说他毒死雍正皇帝，还说他“每个细胞里都充满了对雍正的厌恶与怨恨”。说实话曹公和曹家对康熙爷的感情当然要比雍正强得多，雍正也直接让他们曹家就此破落，但雍正也没有对曹家赶尽杀绝，还是网开一面的。而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君父如天，曹公做梦也没有想过要毒死雍正皇帝啊！

所以嘛，这大热天的，曹公披着这么多零碎多郁闷啊。江湖夜雨就给曹公把这些劳什子都扒拉下来，让他也清清爽爽、自由自在地当一回活生生的人。

要全面真实地了解曹雪芹的身世，还要从曹家的发家史说起。

一、曹雪芹先祖的发家史

有人说曹雪芹的先祖，是宋朝开国大将曹彬。这事因年代太过久远，无可查考，但曹氏起家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相当于《红楼梦》中贾源、贾演之属的应该是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曹玺出生于1619年，正是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大战胜利的那一年。当时曹玺的爷爷曹锡远是明朝将军，任“沈阳中卫指挥”。不过曹锡远比起和他同一时期的袁崇焕等英雄人物来，简直就是狗熊。努尔哈赤攻占沈阳时，曹家就都投降了后金，做了人家的“包衣阿哈”（家庭奴隶）。据红学家们



钩沉出来的史料称：曹玺是个“少好学，深沉有大志”“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康熙二十三年未刊《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的能人。不过他的好本领都用在扶清灭汉的“大业”上了。清军入关时，曹玺亲身参加了征讨李自成和南明弘光政权的战争。顺治六年（1649）二月，曹玺又随睿亲王多尔衮出征山西大同，戡平姜瓖叛乱有功，“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同上）。从此曹雪芹家开始定居江南。

从史料中看，我们完全也可以这样认为，曹雪芹的先祖就是和洪承畴、吴三桂一样的汉奸走狗，甚至“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血泪账上也少不了曹家的份儿。当然这些陈年老账咱就不算了，也不搞“扣帽子、打棍子”那一套，但我们却应该知道，从爷爷的爷爷就给满清当包衣奴才的曹家子孙曹雪芹，怎么会穿“崇祯皇帝的素”，搞什么反清复明？要是真的反了满清，复了朱明，也没有老曹家的好。

曹家之所以非常发达，不仅仅是鞍前马后的功劳，还在于曹玺的妻子孙氏当过康熙皇帝的保姆，康熙爷又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总角相交，基于这层关系，康熙自然对曹家格外亲切。于是曹家在康熙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堪称“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孙老夫人对曹家的兴盛有非同小可的作用，她生前就被封为一品夫人，在曹家是相当有权威的，一如贾府中的贾母。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康熙帝一死，雍正皇帝即位，当时曹寅已死，他继任江南织造的儿子曹颀也短命早夭，于是曹家过继了一个侄子曹頔。此时曹家贪污官银很多，窟窿越来越大，曹頔还不出亏空的钱来，结果被抄家拿问，曹家破落。不过雍正虽一向以残酷闻名，对曹家却也没有赶尽杀绝，他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拨了十七间半房，让曹家人居住。按红学家们的考证，曹雪芹此时也就三四岁。



二、曹雪芹其人其貌

到了这里，对于曹雪芹身世的研究，就走到了一个岔路口，红学三大死结之一出现了，那就是“芹系谁子”这个问题。曹雪芹是曹家人，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疑问，但他到底是谁的儿子，却十分难解。袁枚曾说他是曹寅的儿子，当然非常不可信。胡适提出是曹颀之子，也没有什么明证，查来查去，还是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

一般人都这样想，曹雪芹既然是《红楼梦》的作者，“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辛酸都埋在里面，他肯定是曹家的直系子孙，是曹家很重要的人物，十有八九他自己就是贾宝玉的原型。出于这样的惯性思维，人们往往对这样一段非常有价值的记载视而不见，不去深究（当然也有人故意“考证”成是伪作）：

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藉以抒其寄托。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此书自抄本起至刻续成部，前后三十余年，恒纸贵京都，雅俗共赏，遂浸淫增为诸续部六种，及传奇、盲词等等杂作，莫不依傍此书创始之善也。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书中所托诸邸甚多，皆不可考，因以备知府第旧时规矩。其书中所假托诸人，皆隐寓其家某某，凡性情遭际，一一默写之，唯非真姓名耳。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

